

志在馳騁霄漢

亨蒼任憑遨遊 (下)

· 沈運曾譯 ·

美空軍戰鬥機飛行員傳奇人物羅賓奧茲



奧茲對當時空軍之作法頗為厭惡——無論什麼飛機之設計、製造，都企圖要攜帶核武！甚至一戰鬥機——(某型F-101)便設計來快速爬升至高高度，然後向俄國轟炸機以空對

空模擬核子飛彈俯衝攻擊)被認為玩槍砲射擊及空中纏鬥，已經是一次大戰時的頑童把戲。今後戰鬥機飛行員們只消在座艙內，輕按一下具自動尋找目標功能的飛彈按鈕，看你是接受哪位防空管制員的指令，在二十哩，甚至一百哩之外，不動聲色地便把目標擊落。對這種看法，奧茲一直深惡痛絕。這即使是對將來空戰大膽的預言，奧茲憑著歷次戰鬥的經驗，亦認為在技術上是相當不健全的。

他調到希蕭機場被查看之後，盡做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一位經常與奧茲在酒吧中喝酒打架的鐵哥們傑姆斯上校(Col. Daniel James)實在看不過去，便設法幫他調差——終於調至駐泰國皇家空軍基地烏汶(Ubon)的「美空軍第八戰術聯隊(8th tactical Fighter Wing)」任聯隊長，飛他最熟悉的F-4C「幽靈式」。至於傑姆斯本人，當時卻尚為「八聯隊」掌理航務的副聯隊長。他是美國首批黑人飛行軍官，其後擢升成為第一位四星將軍的非裔美國人。

傑姆斯與奧茲相偕同出任務次數之多，數不勝數，聯隊中均習以「黑人和羅賓」稱之。據說長久以來，在烏汶基地的軍官俱樂部裡的一處牆壁上，至今尚留有羅賓奧茲他那近乎完整的屁股痕跡。那是在一場友誼性摔跤中，傑姆斯將六呎二吋的奧茲舉起，扔向牆壁撞出來的痕跡！

奧茲之空戰主要技巧，從二戰的最後一次纏鬥，迄至在越南的首次空中遭遇，基本上二十二年之後仍維持不變。他最重視的兩個字——SA (Situation Awareness)——意即「戰況警覺」！這是超級飛行員所培養出來的功夫：利用四度空間——三度空間加第四度的時間，用目視、存儲，並分析活動中敵、我飛機之位置與潛在環境、勢能之變化，而有所因應。常坐在奧茲F-4C後座的拉斐夫(William Lataver)記得一次出任務的情況說：「我們右側的二號僚機呼叫說有兩架米格機在十點鐘位置。奧茲說：『我早瞧見了』！於是我們一個翻身轉變攻擊，那兩架米格立刻來個『迎敵拉開(defensive split)』，我們選定一架追擊，與之展開激烈空戰，上翻下滾各施出種種本領，火網交織殺得難解難分。這時另一架拉開去了的米格飛回來了，我喊道：『另一米格正在十二點鐘位置『正上方』！奧茲說：『看到了』！他知道，他確實知道，一面鏖戰中，一面



奧茲老友，其後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四星上將之傑姆斯在泰國烏汶基地講演，奧茲坐於旁。

早已留意到另一架米格的去向。這就是『SA』，這要麼樣教人家去學呢？」

拉斐夫還記得另一次出擊，他在另一位飛行員的後座，正被一架MiG-17窮追，但很快地那米格自己卻被一架「雷長式(Thunderchief) F-105D」砲打得像支火炬般燃燒起來！這時耳機內傳來奧茲的聲音，拉斐夫忙四下張望，才發現在他下面足足距離一萬呎處，與敵機纏鬥中的奧茲正在連聲喝采：「好！打得真準！」那真是不但要手腳併用地駕駛飛機、開槍和敵人打仗，還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臨了嘴也不閒著，給隊友加油喝采。「他這本領真令人難以置信，但他偏偏就知道空中正發生些什麼事情。」拉斐夫補充說。

奧茲自己曾說：「關鍵在於你能否把看見的許多飛機記下來，先在腦子中預料其動作，再按三度空間，依據時間進行所得之印象，這印象你必須在幾秒鐘內獲得。這在空戰中非常重要，因為要你小命兒的，正是那些你看不見的傢伙」。

奧茲被調任八聯隊的另一理由，據稱係其前任



擊落米格機後之奧茲在F-4C駕駛艙內作出勝利之微笑。



一九六八年二月奧茲准將獲頒空軍十字勳章時攝。

自該聯隊成立十個月以來，只出過十來次任務，飛行員們都深怨領導無人。而奧茲卻在剛報到那天，便把自己排進飛行班表輪次。畢竟他已超過二十年沒打過仗了——所以他先擔任自己從前的手下敗將的僚機，並向他們挑戰，好把自己帶上路，拉斐夫認為，奧茲是越戰中他所見過最偉大的戰鬥機領隊。他說：「羅賓領隊是真的在前邊領……他愛說：『跟我上！弟兄們，今天我們六人一組出來，老實說可能有人會回不去，但我總會在上邊領導你們的。』對我來講，這才叫作領導」。

奧茲曾因構想、設計，並領導一項「砍刀行動（Operation Bolob）」而著名。那是一場空中攻擊，隨後又跟進數日之任務，摧毀了整個北越十六架MiG-21戰鬥機中之九架。米格機確為美空軍之強力威脅，快速、靈活，配備重砲，在空中小巧無烟，當與又大又噴烟的F-4戰鬥機或F-105D戰鬥轟炸機對頭飛來時，只見其極微小，非常不易辨別的一點兒黑影而已。此外，美空軍又被華盛頓所下達，充滿感性而仁慈的規定限制住，遭遇敵機時只有些微的活動權限。如果要到河內去出一趟任務，要飛什麼航線、依照什麼程序、飛多少架次，恐怕一名八歲的學童亦能預料得到了。

奧茲就利用這種所謂的「麥克納馬拉任務（Mac Namara mission）」的限制規定，擬訂出一項計謀，他計畫將善於纏鬥之「幽靈式」F-4假裝為滿載炸彈的F-105D，以誘使高空的米格機進入埋伏，

他的「幽靈式」則加裝F-105的電子反制器（ECM），沿著一般開放之航路飛行，飛行員們之陸空通信悉如普通飛航。

太平洋空軍司令官小哈瑞斯將軍（Gen. Hunter Harris Jr.）看了奧茲這計畫，根本置之不理。因他巴不得別跟這人發生一點兒關係，更不想和他的瘋言瘋語沾上一點邊兒。可是無巧不巧，奧茲在菲律賓的一次雞尾酒會上碰見了美國第七航空軍司令慕邁爾將軍（Gen. William W. Momyer），談得他大感興趣。慕氏立命奧茲擬出一份詳細計畫來，其惟一條件是：只要不是直接攻擊任何米格機之基地便可。這無異是把要攻打的目標，自相矛盾地列為禁區嗎？

所以奧茲的計畫是：派出若干F-4僅在北越空軍基地附近上空盤旋，以延誤北越機回場降落，如果他們仍試圖減速進場的話，那等於是一群活靶，自投羅網，即令努力纏鬥，其任務後回航，油料早將燒光了（MiG-21PE設計為定點攔截機載油量有限）。

不過，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二日，真是個黑色的星期五，當天美空軍損失飛機五架，美海軍損失三架，全都是被「地對空」飛彈和防空高射砲下來的。剛好一個月之後，奧茲統率其第八聯隊機群執行「砍刀行動」之一部分，報了一箭之仇。此一任務極為龐大，美方出動了F-4C、F-104C、F-105D戰鬥機等就有九十六架，加上加油機KC-135、電子干擾機、EB-66A及空中救援機等等，全部集中力量在那僅僅十三分鐘的空中纏鬥：十二架F-4對上十四架MiG-21，正好擊落對方一半，而美方卻一架未損，其中一架米格機便是奧茲擊落的。

接著在四天後的任務中，兩架F-4C密集編隊，編得太緊了，被北越雷達看成一個目標，認係一架並無武裝的偵察機RF-4C，於是便派出四架MiG-21升空，意圖輕易地將「它」掃蕩掉。不料

自不量力反而自取滅亡，被打下兩架MiG-21。自「砍刀行動」之後兩、三個月，北越空軍仍感驚懼，沒有任何一架飛機敢向美空軍挑戰。但其復仇雪恨之心未減，駕駛MiG-21PE及過時但仍高度靈活並加強武裝後之MiG-17F的飛行員——事實上已換上蘇俄老大哥「顧問」——已開始向美機攻擊，一九六六年一年內，一名俄國飛行員便申言，他曾擊落過六架美軍機。

到一九七二年，美軍戰鬥機開始反攻。美海軍幹得不錯，許多飛行員都曾受過當時新改進過之一神射手訓練（Top Gun Program）。然而美空軍飛行員們，卻只能與北越空軍打成平手——擊落率是一比一，那與二戰初期，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威風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此時，奧茲在越南的紀錄已擊落敵機四架，應該送返國內，但有人堅持說，奧茲實際上確已擊落了第五架，卻硬將之記在另一飛行員頭上。奧茲亦知道一旦擊落敵機五架，便立刻成為「越南英雄（



第8聯隊一九六六年在泰國烏汶基地殲敵最後之幽靈式F-4D。



時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同奧茲飛越在越南之一百次任務，下機

「Vietnam ace」，並保證自戰鬥行列中撤下來。因為空軍不敢冒險，也承受不了發布一位英雄被擊落的新聞，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難怪奧茲有一次形容擊落敵機時，有些像極度興奮的高潮！他何曾會像高潮一半而中斷的人？

奧茲這人亦絕非貪功嗜殺之流，後座的拉斐夫回憶一次任務回航，途經北越最大戰鬥機基地——四周全佈滿「地對空」飛彈與高砲陣地之「福安」(Phuc Yen)機場。他們發現低空有四架MiG-21PF機編隊，奧茲在無線電中呼叫拉斐夫：「我們如俯衝攻擊下去，準會打它一兩架下來！」但那樣必須留下其他飛機穿過整個高砲陣地，奧茲還是決定放過這些米格算了。

有人出餽主意，要送奧茲再回越南，去看看美軍飛行員，總門不過敵方是什麼原因？謠傳他在此尋覓真相之旅中，又曾未經核准飛過幾次戰鬥任務。回來後，他向上級報告說，空軍飛行員們「那能纏鬥得過官樣文章」！

他說的話全不是高級將領們想聽的。特別是他查出有些一心只想升官兒的飛行軍官，到東南亞去的目的，完全是要想領張入場證——飛滿一百次任務門檻，便可回國調升，漸入領導階層。這些人中，有的是飛運輸的，或戰略空軍司令部(SAC)中毫無戰鬥機飛行時數的飛行員，他們哪能與從未回過家、有經驗、技巧熟嫻，就在自己基地門口的越

南飛行員們纏鬥呢？

奧茲也瞭解美空軍對「空對空」飛彈，過於迷信，也許這與早期的「T-4C」機連一挺槍也沒有是有點關係吧。其實「麻雀」(Sparrows)和「響尾蛇」(Sidewinders)飛彈都是糟透了，武器，在「砍刀行動」中，共發射了十八枚「麻雀」導彈，僅有一半被引導，十二枚「響尾蛇」中，只七枚被引導。

一位退伍軍人在空軍網路論壇上發表言論說：「我有一位在烏汶基地作戰情報室工作的戰友告訴我，一天當羅賓奧茲出完任務回來，由於他的飛彈發不出去而失掉擊落一架米格的機會。他衝入作戰室，拿起電話筒便接西貢，這位戰友說這是他畢生惟一的一次，親耳聽到一名小上校，敢對著四顆星的上將吶

喝咆哮。說也真靈，不久，便有了能懸掛在「T-4C」機上的飛彈發射架了。」

奧茲從越南回來後，終於晉升為准將，但這也是他官運的頂峰，再也沒獲得什麼重要的職務了。有人說，這完全要怪他豪飲的水平太高，出了名之故。這也有幾分道理，因為在他退休多年之後，二〇〇一年七月裡，他還在其居處科羅拉多州的氣艇泉(Steamboat Springs, Colo.)，因酒醉駕車被捕，不必驚異，他照例仍精力旺盛地拒捕！但終於伏罪，判處緩刑一年，以七十九歲高齡需服社區服務勞役結案。

奧茲於一九七三年從空軍退休——依他的說法，他是從一批「二次大戰中從未飛過任務的中隊長、大隊長們領導的機關」退休了。

羅賓奧茲不幸因心臟病於二〇〇七年六月逝世，恰好尚差一月度其九十三歲生辰，但他卻經歷了千百人の中少有的多采多姿的一生！（完）

魂橋覓

· 莊孝邦 ·

順著陽光

豪邁走向歷史的榮耀

一生

徜徉萬呎雲端

遨遊縱谷之間

奕葉相承的血液

在體內熱血翻升

甲子歲月光陰

造就無數英才輩出

與先烈神交在九霄高空

傳承

肩上翅膀的真正涵義

託付

保國衛民的責任重擔

讓風教導我們

捍衛自由的可貴

用戰技證明

忠勇軍風依舊健在

俯衝出陰霾

擊退不可能的艱辛

用青春保證

忠烈汗血不會白流

覓橋魂

終究常存青空